

1061/11-4

文学小丛书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89,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2}$

195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4年6月北京第2版

1959年8月北京第3版 1973年7月北京第4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 10019·50

定价 0.30 元

前 言

魏巍同志，河南郑州人，生于一九二〇年。他是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在战斗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部队转战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曾写过不少街头诗，并写了长诗《黎明风景》。解放战争时期，写有《两年》、《开上前线》等诗篇。

全国解放后，他主要写报告文学，也写了一些散文、小说和剧本。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两次到朝鲜前线，陆续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等许多通讯，反映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收在这本书里的就是作者写的大部分朝鲜通讯。书末附《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内容。

作者还有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

编 者

目 录

朝鲜同志	1
火与火	17
前线童话	21
在风雪里	25
战斗在汉江南岸	35
火线春节夜	45
谁是最可爱的人	57
战士和祖国	64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	75
冬天和春天	85
前进吧，祖国！	90
挤垮它	102
祝贺	131
这里是今天的东方	137
勇士镇守在东方	145
写在凯歌声里	148
依依惜别的深情	151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162

朝 鲜 同 志

年轻的朋友们，请你告诉我
在艰苦的日子里
甚么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

我有着许多可爱的老战友，都象拴在我的心上一样。不定在甚么时候，他们就微笑着，隐隐出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最引我怀念的，是我的一个朝鲜籍的老战友——老金。当我翻开报纸，看到朝鲜人民军勇猛进军直迫釜山的时候，就好象看见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支队伍，沉着地、气昂昂地疾进着。有时候，又象看见他在阵地前沿的战壕里，严肃地举着望远镜，望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工事在思考。可是，当我又看到美国侵略者在仁川登陆的消息，就象看见他——老金，又瘦了些、黑了些，在费力地指挥着队伍，掩护着，艰难地撤退。特别是，我看到美国侵略者向朝鲜倾下千百吨燃烧

弹的消息，就好象看到老金和他的队伍，在无边的大火里奋战、呼喊。……

老金，我的战友！现在我翻看着你今年夏天给我的一封信，还有你在多年前留下的一把小刀。这把小刀，早已经长满了厚厚的红锈。可使我更想起艰苦的日子，想起了你！

二

一九四二年的春末，我们正处在艰苦的反“扫荡”中。有一天，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直走了一整夜，才到了宿营地——在半山坡上，一个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羊圈的小山庄。困得我也不知道是枕在同志的腿上还是膀子上，很快就睡熟了。

我一觉醒来，肚子里饿得咕咕乱响。走到院子里一看，做伙房的小屋还没冒烟呢。那时候，我实在是年轻幼稚。年纪也小，个儿也小。虽说已经被提起来当了青年干事，可是见了面，同志们还是叫我“小鬼”的居多，叫我个“小李”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加上我是个火暴性子，一见这情况，我就冒了火，冲进去，劈头就说：

“司务长，你这叫负责任不负责任？”

司务长正掂着一条小米袋儿十分为难地思量甚么，一听，也急了：

“我为甚么不负责任?”

“你说! 为甚么到这工夫还不做饭不点火?”

“你不调查研究, 你主观!”他竟然做了结论; 又气昂昂地说, “部队一到宿营地, 老乡就说, 米叫日本鬼子烧了, 小半瓮酸菜也叫倒在茅坑里啦。我马不停蹄地到了小张庄, 粮库主任也叫鬼子杀啦, 谁也不知道粮食在甚么地方藏着。来回二十里, 我屁股还没沾地, 你……”他越说越气粗: “烧火! 你叫谁烧火? 四个炊事员, 夜黑价两个跑了坡, 这工夫还没上来。这儿井也没有, 离河二里地, 炊事员上上下下抬到这会儿, 才抬了半缸。不知道你钻到哪儿睡了一觉, 就跑到这儿来撒野啦!”

我讨了没趣, 气也消了。有气无力地问:

“那么,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反正够不够就是它!”他掂了掂手里的那条小米袋, 又说, “小李! 假若你是这个司务长, 看你的锦囊妙计吧。”

我们俩就大眼瞪小眼地呆了起来。

这时候, 两个炊事员, 吃力地抬着一大桶水走了进来。他们一边喘气一边兴奋地说:

“司务长, 咱们有办法啦!”

司务长闷着头。我忙问:

“有甚么办法呢?”

他们一边往锅里倒水, 一边说:

“金干事跟通讯员，背了两大篓野菜回来啦！”

我和司务长三脚两步地跑了出去。只见老金跟通讯员一个人背着一个大篓子，曲着身子正吃力地从沟底向庄上爬。看得出来，特别是老金已经再也走不动了。我们一边喊一边跑了下去，看见老金黄黄的脸，因为几天不洗变得黑乌乌的，汗珠在下巴上挂着。他们俩的鞋头，全飞了花，露出的脚趾头，用布裹着，凝着紫红的血痂。我们俩赶忙把两个篓子从他们冒着热气的背上接过来，呀，满满的两篓子野菜，甚么野韭菜啦、萋萋芽啦、老鸱筋啦、水芥子啦，全是绿盈盈的，还象用它绿星般的小眼看人一样。我们看看野菜，笑咪咪地看看他俩。司务长拉着老金的手，不知说甚么好。老金一时喘不上气，但也看出他的眼睛在微笑着。

我们把两篓子绿盈盈的野菜往院里一放，大家都围上来，也是笑咪咪地看看野菜，看看他俩。

通讯员红红的脸上，亮着明闪闪的眼睛，喘着气说：

“咱们金干事，真是比不了呀，一到这儿，他打听了一下老乡，就把我喊走了。”他指了指对面那座郁苍苍的山峰，说：“我们就爬了上去。金干事用小刀，我用手指头，就比赛起来啦。急得金干事把小刀都碰坏了。”说着，他举起一把明光光的小刀。我接过来一看，小刀果然碰了两个口子。通讯员又

说：“可是，金干事的歼灭战打得真彻底，连石头缝里的野菜，都叫他剔下来啦。他爬到一个悬崖上，要不是我拉着他，差点把他摔下去。”

“这一下老金可解决了问题啦。快烧火吧！我的肚子早提抗议啦。”

“会餐吧，同志们！”

“我烧火！”

“我择菜！”

大伙嚷着，一齐动了手。老金也抓了一大把野菜，靠墙坐着，伸着两只开花鞋，择起来。

不一会儿，同志们围着热气腾腾的一大锅菜粥，用着各色各样树枝儿、草棒儿做成的筷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谁也不能够形容，它是多么香甜呵。

那时候，现在写诗的红杨树也跟我们一起当干事，他当时还写了这么一首诗呢：

谁说野菜苦，
我说野菜香：
野菜长在荒岭上，
不怕山穷露水冷，
石头缝里也生长。

谁说野菜苦，

我说野菜香：
野菜长在高山上，
不管连夜暴风雨，
星星一落见太阳。

朝鲜同志上山去，
野菜跟他到队上；
吃罢野菜高声唱，
人人都说野菜香。

当天晚上，支部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培养老金入党。

现在，忘在我挎包里的那把长满厚厚的红锈的小刀，就是老金当初挖野菜的小刀呵。

三

连续几个月的反“扫荡”，我的身体已经拖垮了。我发着很重的疟子，还得了夜盲症。有一次，我们在大山上被敌人整整包围了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黄昏，部队突围了。下了山我再也站立不住，就昏昏迷迷地倒在了小河边。

队伍从我身边迅速地奔驰过去。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可能跟随部队突围了。我把头伸到绿汪汪的溪

水上，拚命地喝起来，想增加一点点力量，以便应付意外情况。

“别喝啦，小李！”

我听见有人喊我。抬头一望，见老金离开队伍，急忙忙地向回返。他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说：“怎么样，小李？支部书记叫我留下来照顾你！”

“老金！”我叫了一声。在这样情况下，听见了他的这种语声，是最让人动感情的。我说：“你快走吧，我，我不能连累你！”

他拉我坐了起来，柔声地说：“不要动感情嘛，同志。看你烧得象火炭儿一样，我没有病，怎么也好说。”他思索了一下，说：“我搀你到老乡家里先缓缓劲儿，有敌情也好对付。”说着，就搀我往山坡上的一个小庄儿走去。我的头象着了火似的，歪在他的肩头上，晃晃荡荡地走着。

我们刚走到村边儿，就看见老乡们乱纷纷地，拉着毛驴的、背着小孩的、提着包袱的正往沟里卷。一个白头发老太太拉住我们说：“哟，同志呀，你们还不快走，敌人离这儿不远啦！”

老金细问了一下，思忖了一会儿，就决定到最险要的摩天岭上；因为这儿敌人从来没有上去过。

这当儿，天已经黑了。

我仍旧趴在他的肩头上。可这样高高低低的羊肠小路，两个人怎么能够并着膀儿走呢。走几步，

不是我跌倒，就是他跌倒，再不两个人一块儿滚在地上。我要自己走，他又不答应，怕我跌下黑森森的山沟。最后，他把绑腿解下来，拴到我的皮带上，牵着我。就是这样地走着呀，我望着他那白背包，听着他那破水壶磕碰的叮咚的声音走着。

走了不过十几里路，我就觉着象是走了百十里路一样。我觉着象有一股冰水在我的脊梁沟儿里开始流着——哦，我知道我的疟子又袭来了。接着打抖。我站不住，坐在地上。老金赶忙回身搀我，可我怎么也挣不起来。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老金把我抱在怀里，还听他喊：“小李！小李！是疟子来了吧？”我嗯了一声。他又说：“那么，咱就在这儿歇一会儿。”说着，他也坐在地上。

这当儿，“哒哒哒，哒哒哒，……”头顶的山头上，突然响起了一梭子机枪声。回声在山谷里嗡嗡响着。

我猛然一惊。稍微清醒了些。老金很敏捷地掏出了驳壳枪，往山头上望了望；然后，在我耳朵边轻轻地说：“有敌人。”

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关头呀！

同志们，你们想，我怎么能让老金因为我一个病得这样的人轻易地牺牲呢？……我紧紧地攀着老金的脖子，对着他的脸，几乎用了我整个生命的声音，悄悄地恳求他：

“好老金！好同志！我永远忘不了你，我的好战友。我恳求你放开我走吧，我只要你留下一颗手榴弹呵！”

在星光下，我看见老金的脸，从来没有过这么严肃。他几乎带着恼怒地说：“胡说！”说着，就站起来，四面望了望，马上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不由分说地就把我背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精神和力量，振动着他的全身，他背着我昂然地向回路走。我虽然迷迷糊糊，但我觉得出，在我下面的，是一种多么坚定和沉着步伐！

在一个山拐角的地方，不知道是他的脚登空了，还是被一块石头绊住了脚，我们猛然跌倒了。我还在他的身上压着。急得我赶忙滚到一边，看见他的头正摔在一块尖石上。我轻轻地唤着他，他也不答应，只是呼吃呼吃地喘气。我摸了摸他的头、他的脸，粘津津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我知道他流了血。我浑身摸索着，找出了一个救急包。正给他缠着，他“唔”了一声，醒了。接着他叫：

“小李！小李！”

“我在你身边呢。”我说。

“把你摔伤了没有？”

他呀，摔成了这样，还先问我呢。我嗓子里象梗塞着甚么热辣辣的东西，回答了一声。

我把绷带打好，他就坐起来。他摸索着，把摔

掉的驳壳枪拾起，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又说：“我估计敌人，刚才并没有发觉咱们。不过，……”他指了指三星，“你看，天快过半夜了，我们今天夜里是走不出多远了。不如找一个好隐蔽地藏在那里，他要来就跟他拚！”他征求我的意见：“小李，你看呢？”我点点头。他站起来又要背我，我强硬地拒绝了他。他不得不又用绑带牵着我走。我们拐进一个更狭窄的山沟里。

边走他边瞄摸着，把驳壳枪一会儿拿出来，一会儿又掖到腰里。绕了好几个弯儿，又走了一截儿，他忽然站住，用手一指兴奋地说：“小李！你看。”我仔细一瞧，黑森森的，是一个山洞。他伸着枪，猫着腰儿，摸索着爬了进去。“好地方！好地方！”他在里面连声叫着，“小李！把背包打开吧，这块石头平一点。”我把背包解开，也猫着腰儿爬了进去，黑洞洞的，一点也看不见，四处一摸，有小半间房子大小。他接过我的被子，给我铺上。他象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创痛一样，拍着我的腿，说：“你还呆甚么呢，快睡！明天好应付情况。”他扶我躺下来，然后就靠着石壁坐在洞口。这时候，我发疟子的冷劲儿过去了，又开始发热，慢慢又被烧得昏迷起来。开头还听见他揭手榴弹盖子的声音，以后就甚么也不知道了。

每当我昏昏沉沉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恍恍惚惚

地，看见一个伟大奇丽的巨影：一个人，头上扎着绷带，紧攥着一颗手榴弹，坐在洞口，两眼凝视洞外守护着我。我象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一样在酣睡着。我心里似乎想说：“老金，你休息休息吧。”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出了，我是烧得完全昏迷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看看洞里空落落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看看我手里还握着一颗手榴弹。看看四围都是石壁，地上还仿佛有甚么毛茸茸的东西卧过的样子。这是一个狼窝吧，我猜想着，更觉得孤单焦急起来。老金到哪儿去了呢？……我耐不住，爬到洞口一望，外面是披满茂草的山峰，风吹得山草呜呜地呼啸着、摇摆着。甚么也看不见。

这时呵，我多么想看见一点点同志的影子，听见一点点同志的语声，特别是老金同志的一点影子、一点语声。……

好大一会儿，才看见从山头上走下一个人来。晴蓝的天衬着，看得十分清楚。他头上扎着一条白绷带，手里提着一包甚么，一拐一拐地走着。我认得出的，这就是老金呵。我向他摆着手，几乎喊出声来。等走近了，我看见他只剩下一只露着脚趾头的烂鞋，光着一只脚，在乱石上碰得血糊糊的。可是不知道为甚么他那样兴奋，一见我就笑着说：“小李！等急了吧？”我一把把他拉到洞里，几乎把他拥抱起来。

我看着他脸，他方方的黄脸，已经黑瘦了，颧骨也高了，眼窝也深了；但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却时时散出微笑的光芒。我问他干甚么去了，他象没听见，只是忙着解开提来的小手巾包。手巾包打开了，是十多块黄灿灿的蒸南瓜。他连忙说：“吃吧，吃吧。”然后才回答我说，“我不是告诉你啦？”我说：“没有呵！”他又笑起来：“唉，准是你烧昏了。我一直守着你，直到天快明了，我怕敌人天亮搜山，想先侦察一下敌人的动静，就把你摇醒，怕发生意外，还交给你一颗手榴弹呢！”他又递给我一块南瓜，也拿了一块自己吃着；可是看得出，他一次只咬一小口。他接着说：“侦察回来，我正想给你找点东西吃，你说多么巧呵！在那边山窝窝里，正碰上昨天那个老大娘。她给了我这么多蒸南瓜，还打听你的消息呢。吃吧，小李。”

我一连吃了几块蒸南瓜，精神也好了些；怕不够，没敢再吃，马上被他看破了，又递给我一块。我问起敌情，他象竭力向我隐瞒着甚么，说：“吃吧，不管它！”我一直追问，他才告诉我：四外山头上是敌人的帐篷，山下头村子里是灯笼火把，乱嘈嘈的，特别是房子没有烧，这是敌人没有撤退的最可靠的征候。这些征候表明：敌人在今天搜山是确定无疑的了。

“老金！”我带着感叹的声音说，“只要我有一颗